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宋代杜诗“鲍注”考论

吴怀东, 徐 昕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 宋代是杜诗学发展的高峰期, 注家甚多, “鲍注”是重要的杜诗注之一。统计现存重要杜诗注本和笔记中保存的各种“鲍注”, 去其重复, 共 128 条, 数量较为可观。“鲍注”分别出自北宋后期的鲍慎由和南宋前期的鲍彪之手, 今天虽已无法分辨现存“鲍注”作者归属, 但根据对二人生平著述的考证, 我们推测二鲍注存在一定的时代差异。“鲍注”内容涉及异文校勘、名物解释、典故出处发掘以及时事地理、历史事件、人物以及艺术技巧的解释等, 不少精当的说法为后来历代注家所接受, 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 杜诗; 鲍注; 鲍慎由; 鲍彪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4)01-0100-09

收稿日期: 2012-03-15

作者简介: 吴怀东, 男, 安徽广德人, 文学博士, 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宋代是杜诗研究的高峰期, 自从王洙校辑《杜工部集》问世后, “以王本为基础, 杜诗的补遗、增校、分类、系年、笺注、批点、集注、汇评等研究工作蓬勃兴起”^{[1] 306}, 这些工作奠定了后人对杜甫其人其诗认识的基本格局从而影响至今。宋代号称“千家注杜”^①, 可目前学术界除了对几本杜诗注专书以及少数注家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之外, 对大多数注家及其杜诗注还缺少专题研究和深入了解。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期, 林继中在萧涤非先生指导下选择赵次公杜诗注辑考这个论题并在 90 年代初最终完成^[2], 此后类似的宋代杜诗注辑考成果还比较罕见。近 10 余年来, 莫砺锋、蔡锦芳、郝润华、聂巧平等学者对宋代杜诗注家在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工作基础上又有较深入的研究。不过, 由于宋代杜诗注家甚众, 可开垦的地域还很广阔。近年来, 伴随着文学经典再次回归主流视野, 杜诗接受史及杜甫研究史之研究渐趋热门, 但对历代杜甫研究著述还缺少全面、细致、深入的清理。

“鲍注”就是现存宋代重要的杜诗注之一。据我们初步考证, 宋代为杜诗作注的有两位鲍姓学者^②, 前一位是鲍慎由, 生于 1067 年前后, 最迟 1126 年去世, 生活于北宋后期; 后一位是鲍彪, 出生于 1091 年, 1160 年后不久去世, 主要生活于南宋前期, 两人在世时间有一定交叉^③。前者的杜诗注是否有专书因史料缺乏已无法确定, 后者则有《少陵诗谱论》专书。“鲍注”专书虽然后来散佚, 但是, 作为早期杜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宋代的杜诗集注本到此后重要的杜诗注本对其都还有大量引用, 可见其诗学价值不容忽视。本文即集中

① 南宋黄希、黄鹤父子的杜诗研究著作就名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可见当时杜诗受欢迎程度以及研究之热烈。

② 其实, 宋代为杜诗做注的还有第三位“鲍氏”, 《宋史·艺文志》记载“《杜诗标题》三卷, 题鲍氏, 不知名”。对此“鲍氏”, 张忠纲师等《杜集叙录》云“或为鲍慎由, 抑或鲍彪?”(齐鲁书社 2008 年版, 第 32 页)未下断语。周采泉《杜集书录》则云“不知出于鲍彪抑鲍慎由, 或另有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631 页)亦不确定。此书在后来公私书志中皆不见著录, 且作者“不知名”, 没有文献可据以深入考索, 在此姑存而不论。

③ 参见拙文《宋代文学家鲍慎由生平、著述考》(载《中国文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 而关于鲍彪生平、著述情况, 我们另有专文详考, 待刊。

考证“鲍注”传世情况、作者归属、学术特点、主要内容及其得失。

一、“鲍注”的保存情况

保存至今的宋本杜诗注本不多,在 7 种相对完整的集注本和 2 种残本中,“鲍注”保存数量比较可观^①:

表 1 宋代杜注本及引用数

书名	引用次数
托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少陵诗史》 ^[3]	88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残本) ^[4]	17
阙名《门类增广集注杜诗》(残本) ^[5]	6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 ^[6]	58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7]	99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 ^[8]	19
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9]	87
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 ^[10]	90
刘辰翁批点、(元)高楚芳辑《集千家注杜诗》 ^[11]	44

在后代重要的杜诗注本^②中也保存不少“鲍注”:

表 2 历代杜诗注本及引用数

注本	引用数	注本	引用数
单复《读杜诗愚得》 ^[12]	22	王嗣爽《杜臆》 ^[13]	1
唐元竑《杜诗摺》 ^[14]	1	钱谦益《钱注杜诗》 ^[15]	9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 ^[16]	24	卢元昌《杜诗阐》 ^[17]	2
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 ^[18]	28	张远《杜诗会粹》 ^[19]	8
仇兆鳌《杜诗详注》 ^[20]	12	浦起龙《读杜心解》 ^[21]	8
杨伦《杜诗镜铨》 ^[22]	5		

统计上列 20 种杜诗注本中所保存的“鲍注”,宋代注本引用共 508 条,后代注本引用共 120 条,总共 628 条。宋以后注本所引用者与宋集注本所引用者重复较多,可能是因为“鲍注”专书在宋以后失传,后代注本多从宋集注本中引用,去除重复,共有 124 条。

除上述杜诗注本引用以外,宋人笔记中亦保存了零星的“鲍注”。吴曾《能改斋漫录》6 次引用鲍彪杜诗

① 赵次公曾经给杜诗做注,其书今存明、清残本,林继中先生以此为基础完成《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此外所佚赵注不多。据考证,赵书完成于 1134—1151 年间(见张忠纲《杜集叙录》,齐鲁书社 2008 年版,第 63 页),正当鲍慎由、鲍彪之间,今检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不见引用鲍慎由杜诗注。另外,罗振玉旧藏、上个世纪 50 年代后期李一氓先生购赠成都草堂博物馆之《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本),据考为南宋淳熙(1174—1189)时建阳刊本,刊刻于二“鲍注”产生之后,“白文无注”(李一氓语),今查检此书残本发现,大部分诗题下标注有作年,另有一些异文校勘,其中引了一条“鲍注”,《愁坐》题下有“左檐”,鲍云疑当作“武檐”。此条鲍注在宋代其他杜诗注本也有引用且更详细,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愁坐》诗“葭萌氏种迥,左檐犬戎存”句下引“鲍曰”:“《唐志》:‘葭萌属利州。’又详‘左檐’,疑当作‘武檐’,见《成都记》。”

② 我们选取的是明代单复《读杜诗愚得》、唐元竑《杜诗摺》、王嗣爽《杜臆》,清代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卢元昌《杜诗阐》、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张远《杜诗会粹》、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杜集以及学界公认的重要杜诗注本)等 11 种重要注本。后代杜诗注本繁复,我们这里选取的注本并不全,但是,宋代杜诗学者重要的观点应该被吸收在这些注本之中,不见于这些注本却见于其他注本中的“鲍注”也不会多,因此,可以认为,宋代集注本和后代这些重要注本以及诗话著作中所引用的“鲍注”,反映了“鲍注”的基本保存状况及其解读特点。另外,要说明的是,前代的一些解读经过长期传播已成为常识,后来者引用也许并不一定标出原始提出者的姓名,在中国古代缺少对知识原创者尊重这个传统之下尤其如此。事实上,“鲍注”被后代不少杜诗注本引用,并非所有的引用都标注“鲍注”作者之名,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无法具体指实并统计这些引用数量。例如,我们仔细查阅明代张綖《杜工部诗通》、明代傅振商《杜诗分类》两书,就发现分别有 1 处和 6 处与其他注本中引用的“鲍注”文字基本甚至完全一致,而两书作者未明确申明来自“鲍注”,这类“鲍注”被引用情况我们也就无法一一辨别并统计,不过,亦足见“鲍注”被广泛接受的情况。

注的成果^①,姚宽《西溪丛语》引用了1条鲍慎由注^②。这些保存在笔记中的“鲍注”也受到后人的关注,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以及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清代陈鸿墀《全唐文纪事》、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和《疑年录》、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等引用《能改斋漫录》中鲍彪的观点。姚宽《西溪丛语》引用的1条鲍慎由注,被清代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引用,而吴曾《能改斋漫录》保存的6条“鲍注”,其中有2条与宋代集注本同并被后代杜诗注本引用,另外4条则不见宋代以及后代杜诗注本引用。

合计上述引用,共有128条,“鲍注”数量较为可观。上述几类文献的引用大致反映了“鲍注”的传世情况,此外之遗漏者应该很少。

二、现存“鲍注”的作者归属

上文已提到杜诗“鲍注”实为两位不同的鲍姓注者,即北宋后期的鲍慎由和南宋前期的鲍彪所注,现存9种宋代杜诗集注本中有5种在其序跋中标明注家姓名:郭知达《校定集注杜诗序》云“因辑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黄庭坚、王原叔洙、薛梦符、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材次公凡九家。”明确将鲍彪列为“九家”之一。《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于卷首集注杜工部诗姓氏有“缙云鲍氏,文虎,著《谱论》”,认为其中“鲍注”均出自鲍彪《少陵诗谱论》一书。宋人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云“凡所校雠,如唐之樊晃《小集》本,顾陶本,晋开运二年官书本,欧阳永叔、宋子京、王介甫、苏子瞻、陈无己、黄鲁直、王原叔、张文潜、蔡君谟、晁以道诸本,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鲍钦止……师古、师民瞻,皆有训解。”说明其书中有鲍慎由注。另外3种引用“鲍注”并提及鲍彪,1种引用鲍注却没有提及注家姓名。后代注本在具体引用“鲍注”时,有的也提及注家姓名。综合以上两类情况,可对各注本“鲍注”进行统计,详见下表:

表3 引用“鲍注”对照表

书名	鲍慎由(钦止)	鲍彪(文虎)	鲍(不著其名)
托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少陵诗史》	0	1	87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残本)	0	0	17
阙名《门类增广集注杜诗》	0	0	6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	0	58	0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0	99	0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	11	2	6
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0	87	0
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	0	90	0
刘辰翁批点(元)高楚芳辑《集千家注杜诗》	0	1	43

后代注本所引用标注鲍注统计如下:

①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中6条分别是:卷4“唐参军簿尉不免受杖”条下“鲍彪谓详考杜、韩所言,捶有罪者也。”“花惊定”条下:鲍彪《谱论杜诗》《戏作花卿歌》云“花卿,旧注名惊定。新、旧史无其人。”“绿沈”条下:鲍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广州刺史韦朗,作绿沈屏风’,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绿沈,不可晓也。”“子规”条下:鲍彪《少陵诗谱论》引陈正敏曰“飞鸣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谓脱了布袴,东坡云北人呼为布谷,误矣。此鸟昼夜鸣。土人云:不能自营巢,寄巢生子。细详其声,乃是云不如归去,此正所谓子规也。今人往往认杜鹃为子规。杜鹃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盖禽鸟性有相类者。柳子厚作《永州游山》诗云‘多秭归之禽。’然秭归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卷6“裴二端公”条下:鲍彪《杜诗谱论》第10卷“大历十四年乙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诗,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诗,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诗,又有《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诗。”卷10“杜子美杜鹃诗用乐府江南古辞格”条下:鲍彪《诗谱论》引东坡先生谓“王谊伯以杜子美《杜鹃》诗前四句,盖是题下注为误。而谓四句指严武、杜克逊等。而彪以为郑公去年已卒,及崔宁此时正乱西川。不应近舍崔宁而远谈郑公,又不应有刺史,岂实言有无杜鹃邪?”

② 姚宽《西溪丛语》(据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杜甫《秋日夔府咏怀》有“身寄双峰寺,门依七祖禅”,鲍钦止注云“第五祖弘忍在蕲州东山开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岭南为六祖。一神秀,在北杨化引。《传灯录》云:北宗神秀禅师,尉氏人,访道至蕲州双峰东山寺,遇五祖忍师以坐禅为务,乃叹服曰‘此真吾师也。’其后神秀门人普寂立其师为六祖而自称七祖。”

表4 后代注本引用鲍注统计表

书名	鲍慎由(欽止)	鲍彪(文虎)	鲍(不著其名)
单复《读杜诗愚得》	0	0	22
王嗣爽《杜臆》	0	0	1
唐元竑《杜诗摭》	0	0	1
钱谦益《钱注杜诗》	4	1	4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	8	1	15
卢元昌《杜诗阐》	1	0	1
张溥《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	0	0	28
张远《杜诗会粹》	1	0	7
仇兆鳌《杜诗详注》 ^①	6	1	4
浦起龙《读杜心解》	1	0	7
杨伦《杜诗镜铉》	1	0	4

从上列二表的统计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各本中“鲍注”的署名情况: 注明作者为鲍慎由注, 宋代集注本中共 11 条, 后代注本中共 22 条, 合计 33 条。注明作者为鲍彪注, 宋代集注本中明有 338 条, 后代注本中有 3 条, 合计 341 条。没有注明作者的“鲍注”, 宋代集注本中有 159 条, 后代注本中有 94 条, 合计 253 条。各注本中所记载的鲍彪注总数远多于鲍慎由注, 尤其在宋代集注本中, 二鲍注数量悬殊, 说明这些集注本作者更青睐鲍彪注。在后代注本中, 则是题名不清的“鲍注”最多, 原因主要是后代注本多承袭宋本旧注, 绝大部分仅题为“鲍云(曰)”, 又未如宋本在序、跋中涉及注家信息, 故而无法分辨二鲍之注。

值得注意的是, 其他学者引用“鲍注”时也偶尔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引用《送从弟亚赴安西判官》诗下鲍氏注时, 提到“鲍钦止《诗谱》”这一说法, 而据我们对鲍彪、鲍慎由二人生平著述的考证, 《少陵诗谱论》是鲍彪所著之书, 故这条诗注应属于鲍彪。另外, 在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以及后代注本中题为鲍慎由所作的 16 条注释, 可是, 宋代《九家集注杜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在引用时仅题为“鲍云(曰)”, 而依此 4 书的序跋说明其所引都是鲍彪所注, 则这 16 条注释均应归于鲍彪名下。还有 1 条注释, 原来作者不明, 可是依据其内容可以判断其作者, 如《已上人茅斋》“天棘梦青丝”句下注家引“鲍注”曰“吕吉甫言‘当作天棘薪。’然棘不可以丝为比。又云曾子开云‘恐是巴戟天。’今按《本草》, 巴戟虽名三蔓草而叶似茗, 又似麦门冬, 亦不可比丝。唯天门冬注引《博物志》《抱朴子》, 一名颠棘。《图经》言‘春生, 藤蔓高丈余, 叶如丝杉而细散’, 可以丝为比。公盖合天门冬、颠棘为一称之与? 近有《冷斋夜话》, 谓之柳而不著所出。”此条“鲍注”提到吕惠卿(字吉甫, 生于 1032 年)、曾肇(1047—1107, 字子开) 的观点和释惠洪(1071—1128)《冷斋夜话》的说法, 这几位与鲍慎由同属北宋后期学者, 且鲍慎由与曾肇曾有往来, 故可以判断此注实为鲍慎由所作。综合考虑上述情况, 可以确认, 在现存 128 条鲍注中, 明确为鲍彪所作者 88 条, 为鲍慎由所作者 9 条, 有争议者 16 条, 不明作者的“鲍注”15 条。

杜诗集注兴起, “当在绍兴中叶, 或其稍前”^{[23] 262}, 到南宋后期更是大兴, 而这时候二鲍的杜诗注释已经流行开来, 从而被各种杜诗集注本收入。总体看, 鲍慎由注被引用少于鲍彪注, 固然是因为鲍慎由年代较早, 而鲍彪注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展开, 后出转精是自然的规律, 且与现存宋代集注本出现时间比较接近, 如《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原刻于“隆兴(1163—1164)、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 之间”^{[24] 67}、《九家集注杜诗》“初刻于淳熙八年(1181)”^{[24] 80}、《杜工部草堂诗笺》“成于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 而初刻于开禧(1205—1208) 年间”^{[24] 89}, 因此, 自然受到稍后注家的更多关注和引用。

鲍慎由生活在北宋后期, 鲍彪则主要生活在南宋前期, 虽然二鲍在世大约有 20 多年的交叉, 毕竟分属不同时代, 可是, 他们的杜诗注却被其他学者混淆, 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杜工部草堂诗笺》成书时间与鲍慎由、鲍彪二人注杜诗时间相去不远, 此书中就已出现将二人注混淆的迹象, 而后代注本距“鲍注”产生的时间更远, 准确标出注家姓名亦更加困难, 甚至还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二鲍注被混淆的最重要原因, 可能是二位注家在世时间相距不远, 且俱属鲍氏、出自浙东。明人《括苍汇纪》^[25] 卷 13《艺文纪》便将二人所著之书都

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用的“鲍注”共有 12 条, 但是, 其中《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四) 下引“鲍昂”曰“是时, 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 污以伪命不从者杀之, 故云‘泥污人’、‘国多狗’。”按: 鲍昂, 检《孝经》中有汉代孝子同此名, 而后代文献中未见有此名之人以及此名杜诗注家。仇注此条所引内容其实与其他注本所引相同, 但别本皆作“鲍曰”(鲍注), 疑仇氏误记。仇注类似错误所在多有, 今人谭芝萍先生有《仇注杜诗引文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归于“龙泉县”条下。更重要的是,现存文献在记载二人籍贯时常以古地名“括苍”称之。汪藻《鲍吏部集序》^[24]、王信《鲍氏国策跋》^[27] 分别是目前可见最早对鲍慎由、鲍彪生平记载的文章,此二文在言及二人籍贯时均称“括苍”,自然极易混淆。清代《处州府志》^[28] 有二人传记,谓鲍慎由为龙泉人,鲍彪为缙云人,然二地皆属处州。《处州府志》云“鲍彪,字文虎,缙云人。精史学,以《战国策》书失次,为之注定,时有论说以正其谬。又有《书解杜诗注》。为司封员外郎请老,赋诗曰‘此身甘作老’,林泉缙绅高之。案鲍彪,缙云人,今本《国策》亦题缙云鲍彪注,旧志此作龙泉人,于明万历间复有鲍彪传,作缙云人,所书与此略同,系一人两传,今为订正。”此段作者所加案语,纠正旧志将他当作龙泉人的失误,可见二人还曾被误认为同一地之人。

三、二鲍杜诗注的差异及其学术背景

从现存二鲍注看,二者差异并不大,故后代学者引用“鲍注”也不太关注其作者,不过,仔细考察,他们所处时代不同,所作的杜诗注还是存在一定细微的差异。

王琪在嘉祐四年(1059)刊刻王洙所编《杜工部集》后,杜诗才以基本稳定的版本形态流传,但是,毕竟此时杜甫诗歌收集还不全,此后,确认杜诗原貌的杜诗搜集以及文字校勘仍然是当时杜诗研究的主要工作,同时,以王洙本为基础的杜诗注解、赏析也逐渐展开。鲍慎由生活在北宋后期到南北宋之交,其时江西诗风广泛流行,他是一位作家,与黄庭坚有过直接的交往,自然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南宋汪藻《鲍吏部集序》就认为鲍慎由“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接续黄庭坚、张耒。汪藻还说鲍慎由“家藏书万卷,率手下雌黄,非讎得其真不止”,“当时诸公交口称誉且论荐之”^[24],鲍慎由不仅注杜诗,还曾为《楚辞》、韩愈文、李贺诗作注,对钱起诗、杜牧文亦有评论,显然,鲍慎由的诗学研究也受到当时重学问、重读书之风的影响。所以,无论从杜诗学的发展进程还是当时文学风气看,鲍慎由杜诗注肯定更重视杜诗异文的勘正、典故出处以及艺术的分析、研究。如,杜甫《铁堂峡》诗,鲍慎由云“此篇双声叠韵体”。杜甫《九成宫》“天王守太白”诗句下,鲍慎由注云“守,读如狩。”可见鲍慎由对语言文字技巧的关注。

鲍彪生活于南宋前期,其杜诗研究著作《少陵诗谱论》已经失传,不过从其书名及其治学背景对他所作“鲍注”内容可做出大致的推测。鲍彪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曾给《战国策》做注,此书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①,清人修《四库全书》便将《鲍氏战国策注》10卷作为《战国策》的重要注本收入“史部杂史类”,此书被认为是《战国策》的重要注本,流传甚广。南宋人王信说其注《战国策》书“四易其稿始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注凡四易稿乃定”^{[24] 143}。《战国策注》自序云“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时次相糅,刘向已病之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脱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于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27] 据考察,宋前以“诗谱”作书名的只有《毛诗谱》,“毛诗谱”简称“诗谱”。《毛诗谱》实际是郑玄为《诗经》写的“序”,《诗谱·序》云“以立斯谱”。孔颖达疏云“郑于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24] 263} 根据孔颖达的解释,此“谱”是一个序论,主要是根据《诗经》所收诗内容而对其排序。因此,洪业先生在《杜诗引得序》中便将此书置于编年体杜诗注之列“他若黄伯思之《校定杜工部集》,文字校勘而外,更以年月编次为重。继之者,若鲍彪之《杜陵诗谱论》、鲁嵩之《编次杜工部诗》,皆从勾稽史传,排列诗篇之先后也”^{[23] 261}。现存的鲍彪注显示其高度关注时事、人物、地理考证和杜诗年月编次,注意史、诗互证,史实谙熟,史料丰富,考证精当(详后),这正体现了其史学家的学术思维特点。

二鲍杜诗注的差异,既是两位学者个人学术风格的不同,也反映了时代学术风气的变化以及杜诗学的发展轨迹。宋人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约成于高宗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51)之间”^{[24] 65},时间介于鲍慎由、鲍彪二人注杜诗成果问世之间。此书是“今存最早之杜集编年注本”^{[24] 66},其于书前自序言“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由王直方立之之说,谓‘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因留功十年,注此诗”,可见赵次公注杜诗以编年为体例,其自序通篇强调“来处”,提出“所谓来处,则句中有字、有语、有势、有事,凡四种”,由此观之,则赵次公作注之时,重“来处”,正是鲍慎由杜诗注时代的学术特点,而以编年为基本体例,则更强调杜诗与历史的关联,这也正是南宋杜诗研究的着力之处——南宋学者对于杜诗的“诗史”特点推崇有加。南宋人高度认可杜诗“诗史”性质,不仅强调其

① 《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国史经籍志》《续文献通考》等收录书目中均有记载,分别称《鲍氏校定战国策》《鲍彪注国策》《鲍氏校定战国策》《战国策》10卷鲍彪注、《战国策注》鲍彪注。书名虽不全相同,所指都是鲍彪所注《战国策》。

与社会时事的关联,也是肯定杜诗中“渗透的忧患君国兴衰、关心社会民瘼的这种文化精神”^①,而编年就被视为“诗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鲍彪注杜诗之时和其后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訢在《编次杜工部诗序》中云“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神会意得,随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伦,读之者如亲罹艰棘虎狼之惨,为可惊愕。目见当时厖庶被剜割转涂炭,为可悯。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适,中而瘁,卒至于为少年辈侮,忽以讫死,为可伤也。”即强调为杜诗“叙次”的重要作用。南宋后期的集注本更标榜以史解杜,如《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董居谊在为黄氏集注本作序时称“昔杜预注《春秋左传》,世以预为丘明忠臣。黄氏父子用功此诗,谓非忠于工部不可。然《春秋》系年日,书甲子,预以历法推考,有未合则归之史误。工部虽号诗史,凡所纪述,非必如《春秋》书法之密,后数百年而生,必欲一一推见当时岁月先后,亦难矣。”指明了杜诗编年之难,肯定了黄氏父子的成绩,并且将杜诗编年与杜预注儒家经典《春秋》相类比,足见其推崇程度。鲍彪注重考据,立论扎实。随着宋代杜诗学研究演进,其为杜诗编年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南宋人所认可接受。正因如此,在保存至今的南宋杜诗集注本中,鲍彪注才被较多引用。

四、“鲍注”的主要内容

杜诗“鲍注”流传至今,虽因注本对注家姓名记载不清而致其作者归属不明,但也正是有赖于众多注本保存下来的“鲍注”,才使我们今天得以稍稍窥见鲍慎由、鲍彪二人杜诗研究成果,这些注释对我们认识杜甫其人其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鲍慎由注保存不多,且二鲍注差异在今天看来并不大,所以,我们在此合论其内容与成就。今天所见鲍注毕竟不是二鲍注之全部,此处所论只是就现存鲍注展开。诗话等专门著述中集中的杜诗评论往往侧重于杜诗思想、艺术的阐释,而注释只是杜诗研究的一种形态,其工作重点是:第一类:异文的勘正、生僻字词的释读、名物的说明、典故出处的确认;第二类:历史地理、事件、人物的发掘;第三类:某些诗句思想内涵、艺术技巧的阐释^②。囿于注释的体例规范,现存鲍注以前两种内容为主,而且,站在今天审视,其所论大多可以成立。

第一类注释:

“鲍注”出现时期虽然杜诗定本已经出现,但尚不完善,因此,杜诗异文校勘是“鲍注”作者关注的重要领域,现存“鲍注”中保存大量的杜诗异文,这对今天开展杜诗校勘还有很大的帮助。“鲍注”此类注释共有9条,如《送从弟亚赴安西判官》“苍然请论事”句下:苍,鲍作茫。^[1]《剑门》“珠玉走中原”句下:珠玉,陈、鲍皆作玉帛。^[2]《沙苑行》“至尊内外马盈亿”句下:鲍作“内外马数将盈亿”。^[3]

“鲍注”对杜诗中较难解的事物、名词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博引群书,广采众说,之后得出自认为合理、准确的解释。“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10条,如《已上人茅斋》“天棘梦青丝”句下:鲍曰“吕吉甫言当作‘天棘薪’,然棘不可以丝为比,又云‘曾子开云’,恐是巴戟天。今按《本草》,巴戟虽名三蔓草而叶似茗,又似麦门冬,亦不可比丝。惟天门冬注引《博物志》《抱朴子》,一名颠棘。《图经》言‘春生,藤蔓高丈余,叶如丝杉而细散’,可以丝为比。公盖合天门冬、颠棘为一称之与?近有《冷斋夜话》,谓之柳而不著所出。”^[4]《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一)“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句下:鲍曰“按《尔雅》注‘鱣,大鱼,似鳊而短口,在颌下,邪行,无鳞,内黄而大者,长二三丈,江东呼为黄鱼’,故公诗云‘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岂有如此大鱼可以鸬鹚为捕者?则知乌龟乃乌蛮鬼耳。”^[5]

“鲍注”既有对整首诗诗体的总结,也有对具体诗句所使用典故的阐释以及艺术手法、写作技巧的揭示。对于杜甫点化前人作品而成的诗句,注家亦能敏锐地把握并且指出其原始的出处。“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14条,如《铁堂峡》题解:鲍钦止云“此篇双声叠韵体。”^[6]《放船》“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句下:鲍曰:“言舟行湍移,景物如画,虽速而不言速也。”^[7]《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其二)“翠眉萦度曲”句下:鲍曰“古诗云‘度曲翠眉低’。”^[8]

第二类注释,相比前一类要多:

“鲍注”于某一诗句下介绍时事地理、人物、事件,都是与诗句内容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或是杜甫当时的遭遇,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句诗。于某一地名下指明该地的位置,或直接指出,或在反驳他人旧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45条。如《崔氏东山草堂》“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句下:鲍曰“王维时被张通儒禁在东山,此诗有所叹息,故云。”^[9]《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三)“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句下:鲍曰“天宝十五年七月,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以伪命不从者杀之。公晦迹幽隐,故云‘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10]《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一)“近得平阴信”句下:鲍曰“平阴,

① 参拙文《在诗人和读者之间——“诗史”、“诗圣”说源流考述》(载《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 参见杨经华《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第二章“永远的丰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属河南郡。唐初,属济州。天宝元年,更名济阳郡。十三载,郡废,以平阴属郛。”^[1]

杜诗中涉及很多与杜甫有过交往的人物,这些人物与诗作的内容有着很大的关系,故注家需要对他们作简单介绍。“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34条。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题解:鲍曰“璘,让皇帝子。《新史》书‘赠太子太师’,不书‘特进’,失之。《旧史》言‘特进赠太子太师’,与公诗合。”^[2]《赠翰林张四学士》题解:鲍曰“张垍也。张说之子,尚宁亲公主。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内宅,公诗故云‘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也。”^[3]《奉寄河南韦尹丈人》题解:鲍曰“韦济,韦嗣立子,自河南尹迁尚书左丞。”^[4]

在说明该诗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之后,往往对该诗歌进行年月编次,通常出现在杜诗诗题之下,指出该诗的写作时间,一般也会关联时事或杜甫本人的生活状况。“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13条。如《杜位宅守岁》题解:鲍曰“天宝十年辛卯,时年四十岁,在京师杜位宅守岁,是以有‘四十明朝过’之句。”^[5]《三川观水涨二十韵》题解:鲍曰“天宝十五载乙亥,禄山陷京师,公徒步避寇鄜州三川县,有是诗,时七月也。”^[6]《白水县崔少府高斋三十韵》题解:鲍曰“肃宗元年,乃明皇天宝十五年也。岁次丙申五月,公年四十有五,在奉先。以舅崔公为白水尉,故适白水,有是诗。”^[7]

二鲍给杜诗作注,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同时,作为生活在杜诗研究热时期的学者,他们也不是白手起家,作注时也往往旁征博引以证己说。其关于杜诗年月编次、时事地理及人物介绍的内容最多,与唐代政治、地理关系密切,故《新唐书》《旧唐书》常为其所引用。除正史以外,“鲍注”也注意到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如《斗鸡》一诗题解引《东城父老传》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斗鸡,兆乱之象也”。在解释名物时,尤多采用他人笔记中的说法。当时注家都甚留意同侪杜诗研究的成果,“鲍注”中亦时有借鉴。我们所见“鲍注”中三次引用江西诗派诗人黄庭坚的观点(见《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百舌》三诗),都来源于黄庭坚与他人的书信往来或交谈之中。此外,“鲍注”中还吸收同时代学者惠洪(见《已上人茅斋》诗注)、吕惠卿(见《已上人茅斋》诗注)、曾肇(见《已上人茅斋》诗注)、魏泰(见《北征》诗注)、洪玉甫(见《过洞庭湖》诗注)、谢克家(见《绝句三首》诗注)和王直方(见《过洞庭湖》)等人的观点。二鲍参考同时代学者的成果,说明他们和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动,从而他们的成果也很快被其他学者所知并大量引用。

五、“鲍注”的得失

二鲍注在杜诗认识史上无疑很有价值,但是,具体注释是否准确也还要具体分析。我们注意到,根据前述统计结果,清代注本中“鲍注”出现的次数比宋代注本中要少,其中原因通过考察各注本中“鲍注”的具体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鲍注”常引用《新唐书》《旧唐书》等其他书中的内容来为杜诗作注,由于后代学者认为这属于常识,故清代注本中有时仅出现引文的部分,不再提及注家的姓名。第二,宋代注杜学者众多,不少学者在对某一具体的诗作或诗句的理解上,与“鲍注”所持观点相同或者相似,清代学者只须选择其中一家,故而有些“鲍注”未被选入清代注本中。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即清代注本中所保存的“鲍注”是经过学者筛选的结果,清代学者之所以引用或不引用,都是基于到清代为止杜诗研究的积累而做出的判断、选择。当然,宋代学者的观点即使被后来学者所否定,其对后来正确观点的提出也是一种激发,应该也算是一种贡献。因此,我们借助清代注家对“鲍注”的引用及其对“鲍注”的分析、评价,可以对“鲍注”的得与失作出学术评判。

据笔者统计,在上文所列20种注本与笔记中所保存的128条“鲍注”中,为清代注家所认可的共有96条。有的被清代注本完整引用,如《别李义》诗题解,“鲍注”:“高祖二十二子,卫怀王玄霸、楚哀王智云皆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诛,诏除籍。故止言十八。太宗有天下,止十七子封王”。此条注释同时见于《钱注杜诗》《杜工部诗集辑注》《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杜诗会粹》《杜诗详注》《读杜心解》及《杜诗镜铨》7部清代重要的杜诗注本,足以见其准确精当。有的征引其他文献,与“鲍注”所引内容完全一致,也可看作是对“鲍注”的肯定,如《北征》诗中“中自出褒姒”句下,《九家集注杜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少陵诗史》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三书均有鲍氏引魏泰《诗话》语云“唐人咏马嵬之事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白居易‘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咏禄山能使官军背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贵妃也。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亦失事君之礼。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曰‘忆昨狼狽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乃是明皇鉴夏殷之败,畏天悔祸,赐妃子以死,无与官军也”。清代《钱注杜诗》《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镜铨》同样引用魏泰(道辅)《诗话》中的这段话。即便不能断言三人是引用“鲍注”而未著其姓名,不过,从其征引内容相同这点来看,三人必然也同意鲍氏的说法。有的代注本虽是引用其他注家的说法,但除文辞稍异,实质内容与“鲍注”几乎相同,亦可以代表这些注家对待“鲍注”的态度,例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有“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之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此句下有鲍曰“公《遇王倚》诗云‘疟疾三秋熟可忍,寒热百日交相战’,与此正合。‘三秋’,谓一在鄜,一在华,一在秦地”。《钱注杜诗》在同一句诗下引作(赵)梦弼曰:“《遇王

倚》诗“疟疾三秋孰可忍”，正与此合。“三秋”，一在郾，一在华，一在秦也。”此处采纳蔡梦弼的说法，无疑也证明“鲍注”的正确性。

另一方面，被清代学者明确否定的“鲍注”共有6条。具体如下《建都十二韵》题解：鲍钦止编在宝应元年冬，是年虽复建南都，时公往来梓州，未尝定居，安得有“田园”之句？^[14]《饮中八仙歌》“天子呼来不上船”句：注家谓关中呼衣襟为船，不上船者，醉后披襟见天子也。穿凿可笑。^[15]《塞芦子》“五城何迢迢”句下：《地理志》载：夏州朔方县有乌延、宥州、临塞、阴河、淘子等城，在芦子关北，乃长庆四年节度使李佑筑。鲍钦止引之以证此诗，误矣。^[16]《白马》“中夜商（伤）于战”句下：“黄鹤曰：商于，即张仪欺楚之地，唐为商州上洛郡。史云：大历三年三月，商州兵马使刘洽杀防御史殷仲卿，此为仲卿作也。按：鹤说似有据，但三年春，公自峡之江陵，商州在江陵西北，不当云“白马东北来”也。考《九域志》，衡州北至潭州三百九十里，公自潭如衡，则所见之白马为自东北来明矣。臧玠与达奚觐忿争，是夜以兵杀玠，所谓“中夜伤于战”也，梦弼、次公皆主此说，似可从。”此为《杜工部诗集辑注》《读杜心解》《杜诗详注》批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中的“鹤注”。按：鲍氏与黄鹤观点相同，亦认为“商于”为地名，故可视为对“鲍注”的批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二书中，《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下有鲍氏曰“开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桥陵，公故有是诗”，此处《钱注杜诗》《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杜诗镜铨》均作“开元四年”，鲍氏编年有误。《客居》一诗中有“西南失大将”一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均引鲍氏观点，“谓郑公卒也”。清代注家虽未直接反驳其观点，却一致认为此句当是指郭英义为崔旰所杀，可见此处“鲍注”之失。

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存在清代各学者对“鲍注”中某些观点不置可否的现象，对“鲍注”这些观点甚至今天仍无定论。《黄河二首》所写事件，鲍谓“吐蕃入寇”，此说在《杜工部诗集辑注》《读杜心解》及《杜诗详注》三书中都得到注家的支持，但在《钱注杜诗》却被目为“谬甚”之说，而今人多以鲍氏及前三家的说法为正解^①。《去秋行》中有“遂州城中汉节在，遂州城外巴人稀”一句，对于此句所指之时事，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鲍钦止谓指遂州刺史嗣虢王巨被杀，黄鹤认为是为领涪江之兵以救遂州而战歿于城外的马将军而作。《钱注杜诗》《读杜心解》从鲍说，《杜诗镜铨》则支持黄鹤的观点，而仇兆鳌认为两说都“不可尽非”，朱鹤龄则对此两种观点都加以批判，提出“大抵杜诗无考者，皆当阙疑，不必强为之说”。在众多相持观点之中，今人多采纳“鲍注”的说法。对《卜居》中“主人为卜林塘幽”之“主人”的身份，学者们也各持一说。鲍氏认为“主人”当指裴冕，并指出“前注以主人为严武，非”。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赞成鲍氏观点。《杜诗详注》《读杜心解》均反对鲍钦止、黄鹤以“裴冕”为“主人”的说法。直至今日，仍未见学者对此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和充分的证据。杜甫《发秦州》诗有句“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仇兆鳌《杜诗详注》于“汉源”下云：“《杜臆》：成县之东河，源出秦州南，又有南河，源出青渠堡南，俱入龙峡，注于嘉陵江。嘉陵水，即汉水。此诗汉源，当在龙峡。鲍注以汉源为县名，非也。《唐书》：汉源县属成州。地志：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西源出陇西西县之嶓冢山，南入广汉。此名汉源，盖西汉也。”其实，汉源县即得名于汉水之源，所以，诗句中“汉源”无论指汉水之源还是县名，本不矛盾。“鲍注”以为指县名，与下句“天气”对仗，似更合理。清代注家继承“鲍注”研究成果时，也剔除其中一些过于繁琐的注释。《季秋苏五弟饯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其二）诗中有“杯中物”一语，鲍氏在作注时既指出其语出陶渊明诗句“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又完整地征引《晋书·乐广传》中杯弓蛇影的故事。因后者于诗句的理解并无太大助益，后代注家基本不再引用。

总之，二鲍杜诗注现存数量可观，内容涉及杜诗编年、时地、名物、文法、异文诸多方面，范围较广。虽然由于时间久远，今天已无法清晰区分现存所有“鲍注”作者归属，其注解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正确之处，但是，作为早期的杜诗注，其中不少精当的说法为后历代注家所接受，吉光片羽，弥足珍贵。鲍彪、鲍慎由二人都以一己之所长为杜诗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和宋代其他注家杜甫研究成果一起奠定了后代关于杜甫其人其诗的经典认识，“鲍注”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值得我们关注。

参考文献

- [1] 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2] 林继中.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3] 王十朋.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少陵诗史 [M].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1.
- [4] 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 [M].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残本).
- [5] 门类增广集注杜诗 [M].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残本).

① 关于今人观点多参考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 [6] 郭知达. 九家集注杜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7]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M]. 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南海潘氏藏宋本.
- [8] 蔡梦弼. 杜工部草堂诗笺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 [9] 黄希, 黄鹤.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 [10] 徐居仁, 黄鹤.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 [M]. 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
- [11] 高楚芳. 集千家注杜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2] 单复. 读杜诗愚得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3] 王嗣奭. 杜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4] 唐元竑. 杜诗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5] 钱谦益. 钱注杜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16] 朱鹤龄. 杜工部诗集辑注 [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
- [17] 卢元昌. 杜诗阐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8] 张溍. 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9] 张远. 杜诗会粹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0] 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1] 浦起龙. 读杜心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22] 杨伦. 杜诗镜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23] 洪业. 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M]. 曾祥波,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24] 张忠纲. 杜集叙录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 [25] 熊子臣, 何鏊. 括苍汇纪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6] 汪藻. 浮溪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7] 鲍彪. 鲍氏国策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 [28] 曹抡彬. 处州府志 [M]. 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 [29]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M]. 徐小蛮, 顾美华,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30] 阮元.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责任编辑 杜 敏

An Investigative View of the “Baos’ Notes” to Du fu’s Poems in the Song Dynasty

WU Huai-dong, XU X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Anhui)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marked a peak of development of Du fu’s poetry studies, and the “Baos’ notes” to Du fu’s poems was one of the leading works of the kind. A census of varieties of “Baos’ notes” in existing annotations and notes to Du fu’s poetry by deleting the repeated items finds 128 notes, a really enormous number. “Baos’ notes” were contributed respectively by Bao Shenyou in the late North Song Dynasty and Bao Biao in the early South Song Dynasty. Now it is hard to distinguish the actual authorship of each note. However, by investigating the lifetime writings of two writers, we suppose there should be some differences showing the different times the two Baos contributed their notes. The “Baos’ notes” concerned a wide range of areas, including proofreading different dictions, explaining names and things,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allusions, and interpreting current affairs, historical events, historical characters and artistic craftsmanship. Most of their precise and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s were acceptable to generations of note writers, whos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re worth serious attention.

Key Words: Du fu’s poetry; Baos’ notes; Bao Shenyou; Bao Biao